

刘泽如教育文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8 号

刘泽如教育文选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政编码 710062)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微机室排版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875 插页 5 字数 235 千

1993 年 5 月第 1 版 199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5613-0694-6/G·496

定价: (平) 7.80 元 (精) 11 元

编 选 说 明

刘泽如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教育家和心理学家，陕西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校长及顾问。他长期从事教学、科研和学校领导工作，经验丰富，著作甚多，仅教育方面的文章、手稿和读书札记就达 100 多万字，为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刘泽如教授于 1986 年病逝，享年 90 岁。为了缅怀他的治学精神，深入研究他的教育理论与实践经验，在我校党、政领导的关怀与指导下，我们从刘泽如教授生前的文稿中，选出部分有关教育的文章，编成这本《刘泽如教育文选》，供广大教育工作者研究与参考。

本书收集的文章约 24 万字，共分 8 部分：教育理论；陕甘宁边区教育经验；政治思想教育；群众路线教育；高等师范教育；学校管理与领导；中国古代教育研究；工农教育与工农字汇。凡发表过的文章均在文后注明刊物名称、卷期及时间；未发表的文章，凡查出写作时间的，均按撰写时间先后排列。在编选整理中，除对有些文章在文字上作了必要的改动与删节外，均保持原貌。

本书的编辑由我校原校长兼党委书记李绵同志任顾问，李钟善副校长任编选主任，毕德海、方俊明、陈静任委员，郭祖仪同志也参加了部分编选整理工作。由于编选整理人员水平有限，不妥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陕西师大教科所《刘泽如教育文选》编委会

序 言

刘泽如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国内外著名的心理学家、教育家和教授。他的一生是不断追求科学真理和为无产阶级教育事业艰苦奋斗的一生,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南从事心理学和教育学学术研究的一生,是献身科学事业和人民教育事业的一生。

值此《刘泽如教育文选》即将出版之际,我心情激动,感慨万千。缅怀刘老的一生,无论在治学精神上、品德修养上和忠诚党的教育上都值得我们学习和思念。这本书是刘老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对广大教育工作者很有启迪和教益。我们从中要学习他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的治学方法,学习他坚持真理,无私无畏的精神;学习他重视师范教育和基础教育的远见卓识;学习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谦虚谨慎、联系群众、尊重教师、关心同志的高尚品德。

最后,还要说的是书中有不少文章是刘老解放前

在陕甘宁边区写的。其中教育为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从学生的实际出发的指导思想,至今仍很有参考价值。还有《中庸的人性论》一文,作者批判地吸收了中国古代教育的精华,扬弃了它的糟粕,贯彻了古为今用的原则,也很值得学习与研讨。

刘宪寰

1993年1月

刘泽如教授生平简介

我国现代学术界的革命先辈、著名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家、著名人民教育家、原陕西师范大学校长刘泽如教授的一生，是不断追求科学真理和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艰苦奋斗的一生，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南从事心理学和教育学学术研究的一生，是献身和忠诚于科学事业和人民教育事业的一生。

刘泽如(1897—1986年)，原名刘澄清，字潜哲。他的90年生平，大体可以分为束鹿时期、北大十年、入狱前后、延安十年和西安时期等五个阶段。

一、束鹿时期(1897—1921)

刘泽如的幼年、少年和青年时代，主要是在他的故乡河北省束鹿县度过的。

1897年3月6日，刘泽如出生于河北省束鹿县西良马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在一岁时不幸丧父，孤儿寡母，生活难熬。于是，母亲便带他到外祖父家居住。外祖父一家八口，主要以舅父教书所得勉强糊口，生活并不宽裕。面对此种情况，他只得依靠母亲给他人纺线织布和做针线维持生活。刘母勤劳俭朴，教子有方。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在生活的道路上，艰难而又顽强地前进着。

刘泽如童年与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境遇，致使他自幼勤于动脑，善于思索，刻苦好学，勇于进取。像一斤棉花纺多少线和几斤线织多少布这样的帐目，他在三四岁就已跟母亲学会计算了。由于舅父的偏爱和指教，他在五六岁时已学会认字和念

书。8岁那年，他被送进当地初等小学学习。1912年，他以全县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束鹿县立高等小学学习。1915年，他又以优异成绩考入保定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习。

刘泽如的青年时代，正是他断续求学和从事乡村教育工作的时代。在1915年春至1921年冬这七年当中，他因家贫身病，曾多次被迫离开学校，一面在家养病，一面坚持自学。病体稍愈时，又曾先后三次应聘小学教员，为期累计约三年有余。在此期间，他将所得之教薪备作学费，意图再次入校学习。当这种意图实现后，他便继续刻苦钻研，孜孜不倦，并在学习考试中名列前茅。

刘泽如从事心理学的研究工作，开始于青年时代。早在小学和二师学习时，他就对心理学问题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并从人们的实际生活活动中提出了关于人的心理意识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人为什么会思想？人的心理活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情为什么常有不同的看法？等等。他带着这些问题，博览群书，以求得解。当读到梁启超介绍西洋文化著作时，他发现西洋人和中国的思想、性格不大相同，这就激发他更加认真地研究他所提出的那些问题。当研读《性理大全》这部评论人性的书时，他又发现这部书只讲性善和性恶，而不讲人性是什么，仍不能解决他所提出的那些问题。于是，他便自发地就人们的实际生活活动分析研究人的心理意识问题，主要研究人性是什么问题，并着手撰写关于这类问题的文章。

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激发了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保定地区的许多青年学生，都渴望能去北京求学或工作。刘泽如就是这些青年学生其中的一个。

二、北大十年(1922—1932)

1922年春,经过深思熟虑的刘泽如,毅然决然地告别了故乡和母校,来到北京,意图找到一个半工半读的场所,一面工作,一面求学。为了实现这个意图,他把自己关于人性问题的一篇论文和说明意图的一封信件,拜托北大的一位同学送到北大校长的办公室。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看到他的论文和信件后,颇为重视,立即召见和交谈,并决定安排他在该校研究所国学门工作。从此,他便得以在这所人才云集和图书资料充足的最高学府从事工读性的学术研究和革命活动,为期长达十年之久。

北大十年,是刘泽如以其主要精力开展心理学的学术研究和如饥似渴地追求科学真理的十年。在此期间,他对西方各个主要学派的心理学进行了广泛的分析和研究,并与我国最早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心理学家陈大齐、理学家单丕等知名学者就有关学术问题交换各自不同的看法。但是,他深深感到:所有这一切都不能正确地解决他所提出和研究的问题。于是,他便继续沿着自己的研究道路探索前进,并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约在1926年前后,北京《晓报》发表了他关于格言、谚语的心理学的研究的文章;《益世报》和《社会日报》对这篇文章都作了部分转载。这篇文章的手稿,以及他初到北大时所撰写的《《西厢记》中心理学问题研究》和《爱情心理学长篇》等一批20年代前的珍贵文稿,至今仍被保藏得完美无缺。

北大十年,也是刘泽如满腔热情地追求先进思想、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开始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十年。

20年代前期,刘泽如由于学术研究的需要,常到北大图

书馆借阅书刊。他有幸和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当时的北大著名教授兼图书馆主任(馆长)李大钊相识,并就学术研究和国家前途等问题进行交谈。李大钊对他所提出的多种问题,总是诚恳耐心地畅谈自己的看法,并曾多次向他推荐有关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先进书刊。这便使他逐步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用之于心理学的学术研究之中。这也进一步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开始萌发了他的革命思想。

30年代初期,刘泽如曾先后结识了一些进步青年,参与并掩护了一系列革命活动。这些青年冒着生命危险传播共产主义真理的革命精神,使他深受感动。因而,他热爱和尊敬他们,对他们倾囊相助,以解决其衣食和路费问题。当时,他住在北京洋房胡同13号。从事地下革命活动的武光^①等人,曾先后长期和他同住一处,并给他的思想以重大影响。胡乔木等人也曾多次来到他的住处,晤面相谈,研究革命工作。此处紧靠北海,较为隐蔽,因而日益成为共产党北方局代表和共青团河北省委负责人经常接头和聚会的重要场所。在此期间,他还经常主动接受党的任务,从事转送党内文件、接连组织关系、密藏被捕人员家属等多种地下革命活动。

经过革命实践和锻炼,刘泽如逐步树立了共产主义信念,终于由一个民主主义的爱国知识分子转变为一个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经河北省委书记冯振中介绍,于1932年8月27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便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

^① 原名张青甫,建国后曾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兼人委副主席、北京航空学院院长、北京市人大常委等职。

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三、入狱前后(1932—1937)

入党以后的刘泽如,接受党的调遣,于1932年9月离开北京大学,历任华北教育劳动者联盟组织部长、中共河北束鹿等三县区委书记、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等职;并曾代理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主持临时省委工作。

1933年7月,由于叛徒的出卖,刘泽如在山东济南被捕入狱。在敌人监狱里,他虽身受酷刑拷打,百般折磨,但却志坚如钢,始终不移。他和其他同狱者一起,通过绝食、反虐待、拒绝发表“出狱宣言”和要求发表“抗日宣言”等多种斗争,不仅迫使敌人改善了狱中的生活条件,而且鼓舞了广大同狱者斗争必胜的坚强信心。同时,他还通过斗争,巧妙地利用敌人“反省院”图书室的条件,坚持从事心理学的学术研究,并以日记的形式撰写了心理学问题札记《挥汗集》五册,约20万字。

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经党组织营救,刘泽如1937年11月出狱。

出狱以后的刘泽如,身体遭到严重的摧残。他在山东泰安地区短期休养的同时,曾带病开展了游击队的工作。

四、延安十年(1938—1949)

1938年元月,刘泽如被派往延安,任陕甘宁边区敌后援会秘书等职,为期10个月。他在完成岗位工作的同时,曾撰写了长达4万字的心理学论文《行为研究举例》,系统而概括地总结了他前期20多年间关于研究心理学问题的最基本的认

识。这篇论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南,运用大量事实和材料,深刻地论证和批评了旧心理学各个学派的错误,特别是行为主义和巴甫洛夫学说中的机械论的错误。论文指出:“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实验,的确给了心理学以伟大的贡献。但因他没有进一步地分析行为生理的矛盾运动,所以就不能根据这个贡献解说出全部心理的原因。美国的行为主义派心理学者,则利用条件反射,对行为作出纯机械的错误解释。”当这篇论文在大型学术刊物《理论与现实》(1939年第1卷第2~3期)上连续发表后,很快受到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其他有关科学家的深切关注。

1938年11月,刘泽如被派往河南洛阳八路军办事处任秘书职务。他忠实地执行党中央制定的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正确路线,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灵活机动地开展了抗日统战工作。

1939年5月,刘少奇从华中局回延安途经洛阳,在办事处停留期间,与刘泽如相会和交谈后,得知他在理论上、在心理学的学术研究上具有独到见解和较高造诣,当即表示党组织一定要给以积极支持^①,遂于同年9月调他返回延安任马列学院编译部研究员,并从图书资料等方面给他创造了较好条件。从此,他便把创建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理论的工作看作是党交给自己的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去完成。于是,他更加勤奋地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力图彻底地用之于心理学的学术研究之中。在很短的时期内,他曾撰写了约4万字的《神经系

^① 刘少奇对刘泽如说:“你需要什么参考书,可提出来;党虽穷,买七八百块钱的参考书还买得起。”——见刘子久回忆录。

统怎样运动——机械的还是辩证的?》(1940)和近7万字的《神经生理的矛盾运动和意识反映的矛盾过程》(1940)等多篇重要论文,为以后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1年元月以后,刘泽如历任陕北公学师范部主任、延安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育学院取消后改任教育研究室主任)、陕甘宁边区陇东中学校长、延安大学教育系主任等职。为期共计8年有余。在此期间,他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南,结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对师范教育、普通教育、干部教育和高等教育,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撰写了《陕甘宁边区的普通教育》(1946年)、《陇东中学政治思想教育》(1946年)、《怎样把毛泽东思想运用到教育上来》(1948年)、《新教育原理提纲》(1948年)、《教育工作意见书》(1949年)等10篇教育论著。这些教育论著是他多年从事人民教育事业的重要总结,对于指导他建国以后的教育工作,均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五、西安时期(1949—1986)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后,刘泽如开始献身于人民高等师范教育事业,为期相继37年之久。

他受党的派遣,于1949年5月25日来到西安,以军代表身份负责并参与原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和原国立西北大学等校的接管和合并工作。同年秋,师专并入西大并与西大文学院教育系组建为西北大学师范学院后,他任教育系教授兼系主任和中共西大党支部书记等职。1951年元月,他被任命为西北大学师范学院院长。1953年9月,西大师范院独立设置并

更名为西安师范学院后，他被任命为该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1960年，西安师院与陕西师院合并为陕西师范大学后，他被任命为该校校长兼党委书记。1976年以后，他因年事已高而退居二线，任陕西师范大学顾问。此外，自建国以后，他曾长期担任中华全国教育工会副主席和陕西省教育工会主席等职。从1955年中国心理学会举行首届代表大会以后，他曾一直担任该学会理事和陕西分会理事长；1976年以后，他还担任陕西省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和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顾问等职。

刘泽如在担任高等师范院校党政领导职务期间，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始终如一地贯彻党中央关于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坚定不移地探索中国发展高师教育事业的正确道路，为我国的教育事业，特别是为我国西北地区的高师教育事业，做出了值得重视的贡献。

刘泽如在担任高等师范院校党政领导职务的同时，长期坚持站在教学工作、师资和学术接班人培养工作的第一线。建国初期，他曾为教育系的广大师生主讲心理学和教育学两门骨干课，并亲自编写了数十万字的《辩证唯物论和心理学》（1949—1950年）和《辩证唯物论与教育学》（1949年—1950年）等石印教材，供师生学习使用。50年代初至60年代初，他继续为教育系的有关师生主讲心理学等课程，并对苏联心理学教科书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直至80年代，他虽年逾八旬，但在领导和担任培养心理学研究生的工作中，仍然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他亲自给研究生定期讲课。有时竟是每周数讲，每讲长达数小时。研究生们什么时候有难题，就什么时候去请教，他都热情接待，耐心答疑，反复讲解，从不厌倦。他所

培养的研究生，有的曾去国外访学和深造，有的则在国内有关高校或科研单位工作，都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为科学繁荣和人才辈出贡献着他们的青春。

刘泽如在担任高等师范院校党政领导职务的同时，一直坚持站在科学研究工作的第一线。

西安时期，刘泽如继续从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南的心理学的研究工作，数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针对苏联心理学和巴甫洛夫学说中所存在的严重问题，他曾撰写了《从乔甫洛夫的《心理学》说到心理学改造问题》（1951年）、《条件反射的内在矛盾的分析》（1954年）、《在心理学研究上必须贯彻反映论》（1958年）、《读阿·阿·斯米尔诺夫等主编《心理学》笔记》（1963年）、《曹日昌主编《普通心理学》一书中的几个问题》（1965年）等多篇重要论文和札记。“十年动乱”期间，他始终坚持真理，刚直不阿，同林彪、“四人帮”一伙进行顽强的斗争。他虽被妄加罪名和关进“牛棚”，但仍坚持撰写了长达6万字的《读斯·阿·彼得鲁舍夫斯基《心理学的哲学基础和自然科学基础》笔记》（1968年）、《关于解决大脑产生意识问题意见》（1969年）等多篇重要札记和论文。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积极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政治上坚定地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他虽年逾八旬，但精神更加振奋。他连续撰写了《马克思论心理学》（1978年）、《认识是脑物质反映自然界》（1981年）、《心理学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问题》（1981年）等一系列重要论文。他在89岁时，还写了《列宁论心理学》等文章。

西安时期，刘泽如继续从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

南的教育学研究工作,成果累累。其主要成果有《学习和贯彻毛主席的教育思想报告提纲》(1950年)、《贯彻政治思想教育》(1951年)、《师范学院教育系课程内容改进意见》(1952年)、《师范教育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1953年)、《中庸的人性论》(1957年)、《怎样培养共产主义道德感情》(1958年)、《我对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的认识》(1958年)、《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号召下教育工作应该怎么办?》(1959年)、《教育原理提纲》(1961年)、《教学问题研究》(1962年)等。

刘泽如的心理学研究工作,长期受到党中央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和热情支持。直到1982年夏,党中央主管理论工作的领导人还接见了,肯定了他的研究方向,并恳切地鼓励他把他的研究工作继续下去和进行到底。

刘泽如为了发展我国心理学的科学研究事业,乐于舍弃他自己的应得利益和家属利益。1985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心理学文选《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一书^①。他对自己的家属说:“这本书的稿费我不要,我劝你们也不要。我想把它留交学校教育研究所,作为心理学科研奖的基金管理使用。”当他的家属把他的这个意愿转告学校领导后,学校领导深受感动,并向他和他的家属敬致谢意。

刘泽如在其90年的生平中,一贯忠于人民、忠于党、忠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论在怎样艰难困苦的生活环境中,他总是满怀信心,顽强生活,从不畏缩不前。无论在怎样复杂多变的政治风浪中,他总是屹立如山,坚定不移,从不东摇西摆,随波逐流。无论在怎样众说纷纭的学术争鸣中,他总是

^① 该书已载入《中华文化名著大辞典》。

坚持真理，畅抒己见，从不迷信权威，人云亦云。他生活俭朴，工作认真，治学严谨，作风民主。他为人正直，光明磊落，廉洁奉公，实事求是。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的高贵品格和优良作风，一贯深受广大群众的赞扬和尊敬。早自 40 年代、晚至 80 年代间，极少有人对他以职务相称，人们总是普遍而亲切地称他为“刘老”或“我们的刘老”。

刘泽如为我国的革命事业、科学事业和教育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春蚕丝吐尽，红烛泪流干。1986 年 4 月 24 日，他因病医治无效在石家庄与世长辞，终年 90 岁。

1986 年 5 月 15 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市南郊烈士陵园为刘泽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习仲勋、胡乔木、邓力群、何东昌等，还有国家教委、中国心理学会和中科院心理研究所都发来唁电并送了花圈。陕西、河北和山东等省的党政机关，以及西安地区的各大专院校和其他有关单位，也都送了花圈。中共陕西省委的负责人出席并主持了追悼大会。

附记：刘泽如学术思想讨论会

为纪念刘泽如教授逝世一周年，陕西师大、陕西省心理学会和教育学会，联合于1987年4月9日至19日在陕西师大举行了刘泽如心理学、教育学学术思想讨论会。国内外学术界负责人、知名专家、教授等60余人出席了会议。陕西师大负责人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会上，宣读了中国心理学会名誉理事长潘菽教授的贺信，赞扬“刘泽如同志一生从事心理学的探索和教育工作”，他的心理学思想和著作“自成一家之言”，“为我国心理学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省心理学会负责人先后讲话，一致肯定了刘泽如长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南研究心理学、教育学的正确方向和积极贡献。加拿大教授斯达特[H·A·Stutt]、李光华的发言，中国科学院和首都医学院等单位的专家、教授的贺信和贺电，均向会议表示热烈祝贺。接着，与会者参观了刘泽如部分遗著手稿展览。

在心理学思想讨论会上，国内外专家、教授等多人先后发言。其主要内容概括如下：(1)刘泽如早从20年代起，就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南，创立了以主客观矛盾法则为核心的心理学学术思想体系，为改造现代心理学和建立真正科学的心理学作出了开拓性贡献。(2)刘泽如早从30年代起，就开始批判了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说中的机械唯物主义观点，发现了符合于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大脑物质活动的基本规律，从而说明人的心理意识，必然达到了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一致的科学结论。(3)按照刘泽如心理学思想体系建立起来的心理学，必然是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